



天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赵老汉听见狗叫声的时候,天已经黑透了。二郎坝地处遵义,四面是山,天一擦黑,山就把村子吞进去了。赵老汉正在灶房里烧火,一根柴火塞进灶膛,火苗蹿起来,照亮了他半张脸。狗叫得凶,先是村口那几条,接着自家院外的黄狗也叫起来了。赵老汉站起来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走到堂屋门口,隔着门缝往外看。院门外站着人。不止一个。赵老汉的手扶在门框上,没动。他听见门外有人说话,声音压得很低,听不清说什么。然后一个声音高了一些,朝院子里喊了一声:“老乡——”赵老汉没应。

“老乡,开开门吧。”那个声音又说,“我们是红军,不是坏人。”

赵老汉的手在门框上攥紧了。他回头看了一眼,里屋的门帘掀开一条缝,他儿子赵小山的脸露了出来。儿子十三岁,眼睛圆圆的,嘴唇闭着。赵老汉朝他摆了摆手,帘子便落了回去。

“老乡——”门外又喊了一声,这次声音低了些,“我们路过这里,想借口锅烧点热水。你不开门也行,把锅从门缝递出来就成。”

赵老汉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。狗还在叫。他走到门后,把脸贴在门板上,从门缝里往外看。外面靠着墙根坐着十几个人,灰灰扑扑的一团,把枪抱在怀里。喊话的那个人站在最前面,腰里别着一把短枪,手里空着,没有拿东西。

赵老汉这才把门帘抽开。门开了一条缝,够伸出一只手去。他看清了外面那人的脸——清瘦,高颧骨,眼睛不大,下巴上有青黑色的胡茬。

“锅能借,”赵老汉说,“但人不能进来。”

那人点了点头:“要得。”

赵老汉转身回灶房,把锅从灶台上提起来。锅是铁的,用了十几年,锅底烧得发黑,锅沿积着厚厚的黑垢。他提着锅走向门边,从门缝里递出去。那人接了,说了声“多谢老乡”,转身走了。赵老汉把门关好,重新插上门闩,又趴在门缝上看。

那人在院墙外面蹲下来,把锅架在几块石头上。另一个从干粮袋里掏出炒面,倒进锅里,又倒进一瓢水。有人从墙根底下抱了一捧枯草,塞在石头底下,用火柴点燃了。火苗蹿起来,把那些人的脸照得发亮,都是小伙子,身上的灰布军装打满了补丁,膝盖和袖口磨得发白。

他们把锅里的东西烧热了,搅了搅,轮流喝了一碗。没有人进院子,也没有人朝院子里多看一眼。锅里的东西分完了,一个人端了锅到河边去刷,回来把锅放在门口的石阶上,就退回去了。

赵小山从里屋跑出来,光着脚,踩在地上没声音。他凑到赵老汉身边,也把脸贴在门缝上。

“爹,”他看了一会儿,小声道,“他们跟以前的兵不一样。”

赵老汉没说话,他又站了一会儿,然后走过去拔了门闩,把门打开了。

班长走进院子的时候,赵老汉往后退了半步。他已经很久没让带枪的人走进院子了。上一次是去年秋天,有队伍过路,抓了隔壁老张家的儿子当挑夫,人到现在也没放回来。再上一次是前年冬天,乡公所的人来收粮,把赵老汉藏在灶膛里的半袋苞谷翻出来拿走了。

但班长走进来之后,没有往屋里看。他在灶房门口站住了,往灶房里看了一眼,问:“老乡,我们能在灶房歇一宿吗?外面冷得熬不住。”

赵老汉说:“灶房也不暖和,你们进屋睡吧。”

班长摇头:“我们住灶房就行。”他转头朝院外喊了一声。那十几个人从墙根底下站起来,拍掉身上的草屑,走进院子。他们绕过赵老汉,走进灶房,在泥地上铺了一层稻草,然后躺下去了,枪靠墙放着,脚朝外。

赵老汉站在里屋门口看了很久。灶房地上横着十几个人,没有一个打鼾的,安安静静,像地里的庄稼被风吹倒了一样。赵老汉的目光从一双脚移到另一双脚。那些脚上全是泥,鞋子破得不成样子,有的露出脚趾,有的露出脚后跟。一个人的脚后跟裂了一道口子,血干了,结了一层黑痂。

赵老汉转身进了里屋,从柜子里翻出一块旧布,走回灶房,轻轻放在那个人的脚边。那个人醒了,睁开眼看了看一下赵老汉,又看了一下脚边的布,没说话,把布拿起来裹在脚后跟上,重新躺回去了。

天亮的时候,赵老汉醒了。灶房的地面空了,稻草收得整整齐齐,叠在墙角,一根没乱。锅放在灶台上,

锅盖盖着。赵老汉揭开锅盖看了看——水满着,还是温的,锅底刷干净了,黑垢被刮掉了一块,露出底下的铁色。赵老汉愣住了,把锅端起来转了转,又放了回去。

他走出院子,看到那十几个人在坝子里坐着,正在分干粮。班长蹲在一块石头上,用树杈在地上画着什么。离院门口不远,一个少年挑着水桶从河边走来。

少年长了一张圆脸,眉毛淡,眼睛不大,但干净。他比赵小山大不了几岁,身量还没长开,灰布军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,袖口卷了两道。他挑水的姿势不对,扁担压在一边肩膀上,两只手抓着绳子,水桶晃得厉害,走几步就要停一下,等水桶不晃了再走。

赵老汉看着他走到院门口。院门窄,少年只能侧着身子,水桶横着,扁担也横着。他进门的时候没有看墙根,墙根下放着一只陶罐。

两枚铜板

蒋定阳



那只陶罐是赵老汉母亲留下来的,灰褐色,半人高,口沿宽,肚子大,赵老汉一直用来盛粮食。后来粮食没了,就空着,赵老汉嫌它占地方,就把它挪到了墙根底下。少年侧身进门的时候,扁担的一头撞在了陶罐的口沿上。陶罐晃了一下,没倒。少年赶紧换肩,想把扁担顺过来,但水桶这时候又晃了,他脚下一滑,身子歪了一下,扁担从肩上滑下来,一头砸在陶罐中间。

陶罐“咣”的一声倒了,骨碌碌滚到门槛边,罐口撞在石头上,碎了一大片,瞬间裂成好几块。

水桶翻了,水泼在地上,流成一摊。少年站在那里,扁担还抓在手里,人没动。他看着地上的碎片,脸慢慢红了,一直红到耳朵根。他把扁担放下,蹲下身去捡碎片。

赵老汉听见声音,从灶房里出来,先是站在灶房门口看了一眼,只见地上都是水,碎陶片散了一地,少年蹲在那里,肩膀耸着,弓着腰,正在捡碎片。

“不得事,”赵老汉走上前,“是个空罐子。”

少年没抬头。他的手指攥着碎片,攥得紧紧的,碎片嵌进掌心的肉里,血从指缝里渗出来。赵老汉走过去,蹲下,按住了他的手。

“别捡了,”赵老汉说,“划手。”

少年的手在抖。赵老汉感觉到他的手腕细得像一根树枝,骨头顶着皮肤。少年的脸朝下,赵老汉看不清他的表情,但看见他的嘴角在动,嘴唇闭得很紧,抿成一条白线。赵老汉说:“真的,罐子早没用了,不值钱。”

少年还是不说话。他把攥着的那几块碎片慢慢松开,搁在地上。

这时候,班长从坝子里走过来了。他蹲下去,把地上的碎片一块一块捡起来,拢到墙根下,大的摆在上面,小的塞在旁边。他捡得很仔细,连角落里的碎片也一一捡干净了。然后他站起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。

赵老汉看见,那是一块手绢,边角起毛了,但叠得很整齐,四四方方的。

班长蹲在地上解那块手绢,一层,两层,三层。他解得很慢,手不抖,但手指粗糙,关节粗大,指甲缝里嵌着黑泥。手绢打开之后,露出里面的两枚铜板,泛着暗青色的光。

班长把铜板递到赵老汉面前。

“老乡,”他说,“打烂了你的东西,该赔。”

赵老汉看着那两枚铜板,没有接。铜板被递到他面前,几乎碰到了他的指尖。铜板上有温度,温温的,像是在手心里握了很久。

赵老汉说:“一个破罐子,不值钱。你们也不宽裕。”

班长的手没有缩回去。他把铜板又往前递了递。

“打烂了老百姓的东西就要赔,”他说,“这是红军的规矩。”

赵老汉抬起头,看了看班长的脸。班长还是那张瘦脸,高颧骨,下巴上的胡茬比昨晚长了些。他的嘴唇干裂

得起了皮,说话的时候嘴唇一动,白皮就翘起来。但他的手很稳,一直伸着,没有抖。

赵老汉伸手接了。铜板落在他手心里,沉甸甸的。他把那两枚铜板握在手心里,站了一会儿。铜板的温度从他的手心漫开,像一簇小火。他把铜板揣进怀里,转身进了灶房。

他从灶台底下翻出一捆篾条——去年秋天编筐剩的,晒干了,扎成一束。他蹲下,把那些碎陶片一块一块拼在一起。大的放下面,小的嵌在中间,口沿那块最大,搁在最上面。他拼了很久,拼得像是一个罐子的形状了,才开始用篾条箍。篾条要浸水,浸软了才够韧,再一圈一圈缠上去,勒紧,打结,嵌在碎片的缝里。有的裂纹太宽,篾条跨不过去,他就往里塞稻草,塞实了,再继续缠。赵小山蹲在旁边看着,他看见父亲的背弯着,后颈上的汗水被灶膛余火的光映得亮晶晶的。篾条扎进赵老汉的指缝,勒出红印子,但他没停。扎到最后一道,他把篾条头塞进缝里,用力拽紧。陶罐被篾条框住了,虽裂了,但是不会散。赵老汉把它拿起来,转了转,放回灶台上。

“这是仁义的队伍,”他说,“要记得他们。破罐子咱也要留着,不能丢了,这是个念想。”

赵小山问:“那铜板呢?”

赵老汉没有回答。他从怀里摸出那两枚铜板,用一块手绢包好,塞进了枕头底下。手绢边角毛毛的,他塞的时候手伸进去,一直推到枕头芯下面。

那天下午,红军走的时候,赵老汉站在院门口。班长从他面前经过,朝他敬了一个礼——右手举到帽檐边,停了一下,再放下。赵老汉不会敬礼,站着没动。少年跟在队伍最后面,低头走,步子碎,走得急。赵老汉喊了一声:“哎——”

少年停住了。他回过头来,赵老汉看见他的脸洗干净了,圆脸,眉毛淡,眼睛不大,眼眶是红的。

赵老汉从灶台上拿起一个红薯,走过去塞在少年手里。红薯是早上埋在灶膛灰里煨熟的,还烫着。少年接过去,手心被烫了一下,但没有松开。

赵老汉说:“拿着,路上吃。”少年想说什么,嘴唇动了动,但喉咙里像堵着东西,没发出声来。他点了点头,转身跑了。

赵老汉站在村口,看着那十几个人沿着田埂走远了。穿灰布军装的身影一个接一个,缩成小点,又缩成一条线,拐过山脚,不见了。山还是那些山,天还是那个天,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赵老汉站了很久。风吹过来,他围裙的角被掀起来,又落下去。他回到灶房,把那两只用篾条箍起来的破罐子拿起来看了看,又放回灶台边了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赵老汉每天晚上都会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两枚铜板,握在手里,握一会儿,再放回去。铜板在冬天变得冰凉,握久了才有一点儿暖。铜板上的字他看不清,但摸得出边缘的凹凸,他把大拇指从上面摸过去,一遍一遍地。

赵老汉活到八十三岁。赵小山后改名赵奇志,在县里的文化馆工作,直到退休。赵奇志写过一篇短文,就写那两枚铜板,后来收在县文史资料里。他在文章里写:“那两枚铜板,我爹从来没花过。他说那是仁义的钱,花了就是罪过。”

赵老汉弥留之际把铜板从枕头底下摸出来,塞进赵奇志手里。他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,手指合不拢,铜板从指缝里滑出来,落在被面上。赵奇志把他的手指合拢,把铜板放在他手心里,握紧了。

“送……”赵老汉嘴唇动了动,声音几乎听不见,“送到……纪念馆去……让更多的人晓得……”

赵奇志握着父亲的手,握着那两枚铜板,点了点头。转年,赵奇志把铜板和罐子一起捐给了四渡赤水纪念馆。那支队伍后来走到哪里,没人知道。他们有没有走完长征路,有没有平安回到家乡,也没人知道。

但玻璃展柜里的两枚铜板还在。暗青色的、边缘磨圆的铜板,被班长揣在怀里走过遵义城,后来被赵老汉握过,又被赵奇志握过。那块手绢上叠出来的印子,在他们心中,一直没散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九七期

我拿到这本书,第一眼看到封面时,心里不免有些担忧——尽管我知道,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,但纪实作品也是文学,可单看《悬壶丝路》这个名字,感觉离文学远了些。但翻开再看,立刻放下心来,我们所熟悉的刘薇那种安静、恬淡的文风扑面而来。当然,这些文字最“刘薇”的是,它们看似平淡,却蕴含着激荡的诗情。

当然,这是由她的职业决定的——她是个医生。医生注定是内敛的,无论多么感性,就算是情绪再激动,也要时刻保持理性,不可能把自己的激情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刘薇一直是一个作家。作家,即在文学创作上有较高成就的人。但她在医学上也同样有较高的成就,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国家卫健委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

常委……这样的头衔还有一大串,而且是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。但我要说的是,尽管从医学行业转入文学的先例,古今中外并不鲜见,且其中不乏大师,但像刘薇这样,至今仍在两个领域深耕,用医学反哺文学,又以文学服务医学的例子却并不多见。她曾出版过多部医学题材的作品,包括以医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这些作品我都有幸读过,也曾写过评论文章。

但这一部《悬壶丝路》还是让我眼前一亮。应该说,这是一部虚实相间且充满诗性的纪实文学作品。纪实作品不好写,既然是纪实,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被真实素材牵着走,如此一来,文学含量自然会受影响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文学是需要感性的,不能写得太实,但纪实文学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真实,真实就需要理性。这样一来,虚与实、感性与理性,就会让与写作者很难拿捏。而刘薇在这部《悬壶丝路》中就处理得很好,且由虚转实,再由实到虚,过渡得轻松自如,游刃有余。

《悬壶丝路》共分五个部分,按中国医生在丝绸之路之上走过的地方,分别是“壹·东帝汉篇”“贰·尼泊尔篇”“叁·塞利里昂篇”“肆·坦桑尼亚篇”“伍·摩洛哥篇”。每一篇又根据内容,分为四到五个章节。而每一篇,都是由一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引入的。比如第一篇,在写东帝汉时,是用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作为引子:“高耸的悬崖、葱郁的植被、湛蓝的海水、炽热的阳光,飞驰在大街小巷的摩托车,当地孩子灿烂的笑容……”第二篇,在写尼泊尔时,则这样引入:“这里有悠闲地整理着色泽艳丽羽毛的孔雀,有活泼可爱、腼腆害羞、躲避人群的小鹿,还有极为珍贵、身

高体重惊人、被视为国宝的大独角犀牛……”而最有特点的是第五篇,在写到摩洛哥时,是这样描绘的:“提及卡萨布兰卡,人们会想到什么?是‘到访过卡萨布兰卡的最美丽的女子’(注: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中的情节)伊尔莎在机场泪眼婆娑地道别,还是‘人人都去的里克酒店的深情放弃’?”接下来,引用了卡萨布兰卡里克酒店里黑人钢琴师弹唱的那首

歌的英文歌词。刘薇的英文和日文都很好,这在她以往的一些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。关键是,用这样的文字写一群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医生,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生活,之后还能轻松且不动声色地转回到常规叙事,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力,是很难做到的。

刘薇在介绍中国医生在摩洛哥塞达特省的一次手术过程时,有这样一段看似平常,却极为专业的阐述:“常言道,外科医生治病,麻醉医生保命。也正因此如此,在医学界,麻醉医生常常被称为无影灯背后的无名英雄。回溯现代西医发展历程,在麻醉学跻身主流医学范畴之前,所有外科手术都无异于‘生剖硬割’。彼时,医者若想减轻患者剧痛、减少术中出血、降低术后感染风险,几乎只能寄望于一个‘快’字,但是在对‘快’的一味追求下,手术室一度‘阴雨腥风’。事实上,现在麻醉学的发展史不过170余年,在医学大家族中尚属年轻的新兴学科。幸而,随着麻醉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日益完善、专业知识储备不断充实,麻醉操作技术也历经迭代革新,日趋精准成熟。如今,这门学科已然成为外科手术顺利开展的坚实后盾,为每一场手术的安全实施筑牢防线、保驾护航。”

显然,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,这应该是“圈里人”说的话,外行是绝对说不出来的。现在,一些才华横溢且态度极其认真、严谨的报告文学作家,在接触某一个领域时,也会做大量的调研,甚至对专业知识深入学习和研究。但无论怎样学习研究,专业就是专业,最后写出来,虽然都像这么回事,却总让人觉得隔着一层。而刘薇作为一个在医学领域深耕多年,而且颇有建树的专家,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作家,此时便能得心应手了。

让我感慨的另一点是,刘薇在决定写这部纪实作品时所具备的勇气。按照常规来说,一般都是先有文学作品,然后再改编成影视作品。而像这样,已经有了一部纪录片,而且已在全国获了大奖,再反过来写一部纪实文学作品,这在现今今日也是很少见的。当然,由此也可以看出,刘薇对自己的文学功力有着充分的自信。

显然,这部文学作品又一次取得了成功。而更加令人振奋的是,曾有一度,随着各种影视作品兴起,文学界也有人感到不安,担心文学创作会被别的文艺创作形式所取代。在某种意义上,刘薇用这部《悬壶丝路》证明,这种担忧是多余的。同样一个题材,或者说同样一件事,用影视表现有影视的魅力,而用文字表现,也同样有文字的魅力。中国的汉字是很神奇的,通过不同顺序的排列组合,就能产生不同的语言节奏和韵律,进而让人在阅读时体验到一种独特的愉悦,这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取代的。应该说,刘薇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魅力。

因此,我们有理由期待,刘薇能再写出新的独特且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。

2026年9月9日 写于曦庐·追日台
《悬壶丝路》一书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国庆节街头、街道两侧高高挂起的五星红旗是一抹靓丽的“中国红”,轻风拂来,如阳倾国色,流光溢彩中更显庄重热烈。在这个金色的收获季节,它成了装扮城市最美的主题色。人们脸上笑意盈盈,心间幸福满满,何其有幸生于华夏,尽享这盛世太平与国之昌盛。那抹鲜艳的“中国红”,让无限的爱国情在胸中激荡。步入小城的庆典广场,在激情飞扬的歌声里,佩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载歌载舞。这些“祖国的花朵”身着红衣,在整齐划一的步伐中,不断变换队形。茵茵草坪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“77”。

方阵在音乐声里逐渐变换,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极醒目的火红“心”字。图案中央,四位朝气蓬勃的少年,神态庄严地举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,这令人潮澎湃的感人画面让在场众人纷纷举起手来,定格这温暖又令人震撼的瞬间。在《歌唱祖国》的嘹亮歌声中,少先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,高举一面五星红旗走来,那庄严的一幕,让我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。

今年“十一”,我有幸参加了“残疾人之家”的“盛世华诞、与国同庆”活动。喜庆的大红色主题幕布,还有社工激情澎湃的“讲历史、话辉煌”演讲,为大家普及国旗、国歌知识,让大家在亲手制作小红旗时,心底满是肃穆与敬意,亦满怀对祖国的赤诚与热爱。大家互帮互助,把红布按比例裁剪,又跟

山河锦绣庆华诞

李仙云



随教程一丝不苟地剪下黄灿灿的小星星,制作完成后,将其插在白色的塑料棒上,轻轻挥舞,令人满心喜悦。

音乐响起,蛋糕被端上桌。几位与新中国同一天生日的残疾人朋友,头戴寿星帽,在一片祝福声中,齐声高唱: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的中国……”活动被推向高潮。一位肢体残疾的女士动情地说道:“四十多年来,我还是第一次过这么有意义的生日,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!”

正值金秋收获季,与丈夫来到乡村,这里处处都是一幅粮满谷仓的丰收盛景。这边是用鲜花与碧草搭成的国庆主题花坛,与它相邻的则是用各种蔬菜与谷物装扮的“五谷丰登图”:紫莹莹的茄子,橙灿灿的倭瓜、红艳艳的线辣椒……最醒目的要数那面用红辣椒和黄灿灿的玉米粒拼成的五星红旗!引得游客们纷纷驻足,赞不绝口。大家一起在农家院里吃着“长寿面”和“忆苦思甜”饭,在为祖国庆生的同时,回忆往昔的艰难岁月,倍感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

节日的小城,目之所及,国旗飘扬,喜庆祥和,突然就想起那句话:有一种信仰,叫“中国红”;有一种骄傲,叫“五星红旗”;有一种表白,叫“我爱你中国”。此刻我想说,有一种凝聚力,叫“我们同是炎黄子孙”,有一种坚强与依靠,是“我们身后有伟大的祖国”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我见过许多的光伏项目,它们有的安装在屋顶上,有的绵延在广袤的沙漠,有的矗立在苍茫的戈壁滩,还有的坐落在辽阔的大草原,形态各异,规模不一,各具特色。我也见过许多海上项目,比如海上风电、海上渔场、海上码头,乃至创意十足的海上文旅。可是当我在滨海新区,第一次见到规模如此之大的海上光伏时,内心深处还是产生了强烈的震撼。

许多年前,我曾来过这片区域,记忆中这里曾是一片广袤而宁静的滩涂盐场。但这次,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,一路看到的,是一排排光伏板奇迹般地架在水面之上,连绵不绝,错落有致,极为壮观,令人产生一种置身于一望无际的林海之中的错觉。同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,我们所见到的,正是近些年建成的“盐光互补”“渔光互补”水面光伏项目的一部分,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俱佳的清洁低碳能源项目,更成为滨海滩涂上一道引人注目的独特景观。

怀揣着对“奇迹”的无限好奇,我踏入了这片神秘区域的深处。沿着观测平台拾级而上,视野豁然开朗,映入眼帘的,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“蓝色海洋”。但那不是真正的大海,而是由无数块光伏板汇聚而成的“璀璨星河”。它们以精确的倾角,整齐划一地朝着太阳,宛如一片盛开的向日葵花海,尽情地吸收着阳光与热量;又像无数面镜子,倒映着蓝天白云与日月星辰;更似一个昂首挺立的海滨卫士,向我们讲述着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。在这片“星河”之下,是纵横交错的老盐田,卤水如镜,映照天空的蔚蓝与光伏板的深邃。水上,是源源不断汲取太阳恩泽的绿色电能;水面,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洁白海盐;水下,则是天津人引以为傲的盐汪子虾,惬意地游戏、生长。水上发电,水面产盐,水下养殖,形成了“一地三用”的立体循环模式,这正是新兴产业在这片古老土地上书写的生动篇章。

我仔细端详着一块块光伏板,那温润的玻璃表面,不再是冰冷的工业制品,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。它正面尽情吸收着阳光的直射,背面则悄悄地吸收着水面跳跃的微小,将每一缕光线都转化成滋养城

市血脉的营养供给,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有需要的地方。我仿佛能够听见,那无声的电流正穿越纵横交错的线缆,流入远方的电网,为工厂和算力中心提供强劲动力,为新能源汽车蓄满能量,为千家万户点亮灯火,也为这片土地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。

碧海上的璀璨星河

古胜红

突然,一阵急雨袭来,我们赶紧走进观测台内部的展厅避雨。在展厅里,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这片海上“星河”的神奇之处。古时候,我们的先辈就在渤海之滨煮海熬盐,蒸凝的海盐洁白如雪,因此闻名遐迩。经年累月,人们在这片海滩深耕细作,现代制盐业得以蓬勃发展。而随着海水养殖、光伏发电、盐业特色旅游等新元素的不断融入,在这片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土地上,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实现了深度融合。更令人欣喜的是,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化替代方面,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

眼前这充满高科技的场景,恰是在传承与创新、坚守与突破中,以山海为画卷、绿能为笔墨,将盐碱滩涂的朝露、碧波鱼塘的晚风与千万建设者的汗水,勾勒成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绝美图景。

雨过天晴,当我们再次回到观测台顶端时,只见一个个约二三十厘米宽的带状设备,正严丝合缝地趴在光伏板上,缓缓向前移动。那是光伏板的“美容师”——智能检测清扫机器人开始工作了。“雨过天晴”,最适合擦洗光伏板。这些机器人带有高灵敏度传感器,可以精准感知光

伏板表面的清洁度,并将数据实时传递到操作平台。当需要擦拭时,只需要远程驱动,机器人就会把光伏板擦拭到最佳状态……”工作人员自豪地向我们解释。

此时,一阵轻微的嗡鸣声从头顶掠过。抬头望去,一架无人机正沿着光伏阵列的走向,像一位尽职尽责的巡海人,细细打量着这片蓝色的疆域。它不惧风吹日晒,“目光”更能穿透迷雾,不留任何死角。而在不远处的变电箱旁,一只灵巧的机器狗正穿梭在盐雾与海风之中,执行巡检任务。它们是这片“璀璨星河”的守护者,代替人类在危险环境中劳作。科技在这里化作温柔的臂膀,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听工作人员娓娓道来,才知道这片静谧的“星河”暗藏无数玄机:盐池里有无人工巡船,光伏上有智能检测清扫机器人,升压站旁有四足智能巡检机器狗,空中有无人机。它们共同织就了一张无形的智慧之网,实现了从“人巡”到“智巡”的跨越,用科技的力量确保每一个关口的正常运转。

未曾想,这次故地重游,让我在昔日的万亩盐田之上,邂逅了一场光与影、科技与自然交织的奇妙之旅。如果说,通过光伏板与滩涂、海水的神奇组合,实现了资源的立体化利用,那么,通过科技创新赋能,将新能源与数字经济、智能科技深度绑定,则让传统的盐田升级为智能工厂。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重构,是“旧质”向“新质”的华丽蜕变,不仅保住了产业的历史记忆,更通过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提升了竞争力,给传统工业基地装上了新型生产力的强劲引擎,使其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

千百年来,人类探索、利用海洋的脚步从未停止,从浅海走向深海,从简单利用走向深度开发,从单一索取走向和谐共生,每一次进步都见证着人类的智慧,更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在滨海新区,我看到的,不仅是一个关于能源与土地的奇迹,更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与地球温柔相处的启示。这片广袤无垠的“璀璨星河”,展现给我们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光辉,更是人类面向未来时那份坚定而浪漫的承诺。